

天啓宮闈秘紀

大新  
書局

上海圖書館藏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1316B

秘本小說天啓宮闈秘記

王國梓。字廷瑞。號兩峯。父晴亭。讀書不得志。教塾於武昌郡守城之督撫堤。爰卜宅於茲焉。天啓甲子。母嚴氏夢吞半桃而悟。正月十五日。生梓於漢楊之雨花村。年十三而孤。賴母守志教養。承先人所遺田二百餘畝。頗自給。幼聘漢陽孫氏女。未笄而亡。由是議婚無有當意者。學爲文。鄉先生多許可。崇禎辛巳。年十七。方圖奮志於青雲。未敢分心於翠幕。

是年四月十八日。督學袁公繼鳳。歲試唱名時。顧視梓。呼立案前。又相視良久。命侍側。梓不知所以惶悚聽命。點名畢。賞坐天字第一號。

督學鍵門布約。升坐命題。又逐號親巡。徧加藻鑑。往復及梓。注目再三。復朱書虎頭牌示云。諸童交卷畢。序立兩階。本院尙有面諭。已而齊集東西。比次而立者千餘人。督學顧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左右顧盼。呼梓曰。汝王國梓乎。明日專傳汝覆試。放門出。諸童有譖梓者。指而謂曰。文宗屬意人也。以貌取人。此之謂鑒別人才。將何以振興文教。梓心不自安。歸告母。母曰。此文宗雅意。汝宜往。

詰朝赴場。獨梓一人就試。題爲帝館甥於貳室。督學坐守。梓援筆立就。閱卷畢。問已婚未。對曰。未聘。年幾何矣。對曰。十七。督學大喜。已而拔冠諸生。充弟子員。命之曰。本院奉楚王令旨。掄選郡馬。特薦汝。汝

之福也。

歸告母。母喜甚。次早入見督學。命坐大轎一乘。隨抵王府。步及鎮楚門。督學獨入。囑梓憩於朝房。母恐母佻。久之。有內監自宮而出者。或微笑相窺。無言竟去。少頃。掌宮二監至。戴金龍之冠服。朱蟒之袍。腰玉項珠。威儀嚴重。隨四小宦。捧紙墨筆硯。與一戴方巾人二監。諦視面容。周官行坐袖中出小玉尺。縱橫量手掌。曰。貴人手也。惜缺陷耳。雖然姿容艷麗。郡馬佳緣。因拱手曰。王老生兒造化也。千歲相中之後。擇期花燭。卽吾家郡馬。吾輩無敢抗禮者。命方巾人圖像而去。久之一。二監復至。宣詔進謁。並囑以進見儀注。導入大殿。拜畢。王命中

立殿上。注目諦視。繡墩命坐。督學辭去。王顧梓色喜。賜茶。謂梓曰。孤有愛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選東牀。卿誠快婿也。梓俯伏曰。臣蓬茅下質。草野庸材。本隔天姻。深慚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王曰。起母辭。乃使宦者命欽天監擇吉。俄頃復命。進紅單云。欽天監博士孫仕柱謹啓。殿。按七政書。選得明日黃道吉期。取申時花燭。臣孫仕柱謹啓。王命傳梓觀訖。旋命內侍爲梓更衣。須臾。左右捧金帶一條。紗帽一頂。蟒繡一襲。朝靴一雙。冠服頓新風流。自許故鄉富貴。將母項羽之冠。王室懿親。不數買臣之綬。

俄而裏玉敲金。肆筵設席。王南面坐。梓側席宮女內監。更番行酒。五

齋六牲並列軒胸之美三羨七醢畢羅水陸之珍器備奇寶醪斟伯雅皆目中所未見耳中所未聞也。

酒三巡。梓起拜謝。王問曰。卿父母在乎。對曰。臣有老母。王曰。不告而娶。非禮也。可歸告爾母。內監導出。坐大轎而歸。入門。則縹紗五色。舉目輝惶。僕婢滿前。叩頭聽役。母亦冠服佩帶。爲老夫人矣。詢之。則江夏縣令王公德甫供辦者也。賀客尊者。轂者擊。卑者肩相摩。然居室湫隘。無以容車騎。謹謝客。獨延鄰家諸少年。設喜筵。行醮禮。筵終客去。侍母寢門。黎明梳洗畢。各官踵至。侍候於門。內監捧金花彩紅。爲梓作新郎裝束。拜母母而出。內監擁升彩輿。香飄宦豎之爐。彩盞。役

夫之背號鑼。開道信炮。轟天鼓樂。前行鑾儀。外列桃紅傘蓋。張自鞚。前金蓮宮香夾於輿側。上自督撫下及守令莫不逡巡輿後。馬首之是瞻。督學則插花披紅。月旦之評。遂爲月老冰壺之鑑。且作冰人。

抵王府。入鎮楚門。職官舍輿而徒。入賀趨出。獨梓以彩輿逕達府門。至堦墀下。輿登殿王與妃並坐殿上。奉儀官導梓拜舞。王曰。郡馬吉期已至。當行子壻禮。奉儀官復導行禮畢。遂入席。王及妃席居右。之中席。席次稍上。謙讓再三。長揖就坐。洪聲進饌。細樂羞羹。酒三巡。樂止。奉儀官啓日官已報申牌。請郡馬成花燭禮。王與妃起。金鐘響答。彩服遍爛。內侍捧龍冠蟒服玉帶宮花。爲梓新之外。披朱綬一端頭。

插金花兩朵。北面再拜。王與妃受禮。立送輿而返。則見宮燈對引。庭燎交輝。楊郡國之旌旗。龍蛇掩映。排王侯之儀仗。羽蓋翩翩。

一宦者捧鮮紅猩血之毡。一宦者捧織金龍爪之褥。又一宦者捧玉盤。盤貯碧玉四碟。一宦者捧金盤。盤貯白玉二杯。又二宦者捧寶鼎而焚香。二宦者捧金樽而酌醴。女伶前引。賓相後隨。驕驕乎。辟傳而馳。飄飄乎。凌雲而起。抵郡主之前宮。太監敲雲板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各接前儀衛。魚貫而行。隨來各宦者。及門而返。

抵外宮門。門書毓鳳宮。太監擊金鐘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如前接行。前監又返。抵毓鳳宮寢門。停彩仗。遂降金輿。三響金鐘。蹴開清虛。

之府兩行紅彩引入大羅之天。

將升內殿。有老人謂梓曰。架上有鐘。請郡馬擊三聲。郡主出宮升座。宣召見駕。當行拜舞禮。傳免乃止。郡馬且暫立於斯。言已而去。森肅朱簾之內。鑿欵無聲。徘徊畫閣之前。悚惶欲遁。

乃如宮人教。向架上金鐘擊之一。擊左廊下奏樂。再擊右廊下奏樂。三擊則宮人捲簾。郡主登座矣。

已而傳郡馬入宮。梓鞠躬徐進。不敢仰窺。內呼曰。行謁見禮。卽有宮人導北面甫立定。將下拜。則又呼曰。請郡主下寶座。未成夫婦之交。先盡君臣之禮。煌煌國制。敢隕越以貽羞。惕惕臣心。維雍容以將事。

乃宣賓相進。宮人以龍綿紱一端。蒙郡主首。賓相唱行謝恩禮。效嵩呼。以千歲誠恐。誠惶銜鳳詔於九重。有章有耀。賓相唱行交拜禮。覩天之妹。鳳翽而比鳳飛。觀國之光。鴛行而偕鴛侶。賓相唱入洞房。賓相退出。老宮人導引入寢宮。呼行花燭禮。燦爛宮花春艷桃夭之色。晶瑩玉燭焰開夜月之光。旣相對以拜嘉。亦從同而步轉。老宮人呼行合巹禮。金壺露滴玉蓋香浮。將小舉而還疑遲。如有待未嘗輕而輒止。弱若不勝。

老宮人持酒再酌斟。取杯交授。並授兩人蓮棗各二枝。祝曰。北渚有蓮。南山有棗。碩人其碩。君子偕老。老宮人再酌。重交授榛子柏子各

二枚祝曰鳳凰于飛。楚邦所瞻。榛楛濟濟。則百斯男。是時斟不盈斝。飲不滿唇。咫尺蓬山。霏微瀛澤。老宮人呼曰。舉蒙。二宮人揭去錦紱。仙姿月皎。玉貌雲開。端正自憐。嬌羞不語。望而知爲天上人。固未敢蕩目而逞志。老宮人呼行坐帳禮。並肩登榻。聯膝而牀。垂錦帳而半遮綺襄。衣而共倚。未親玉體。早挹蘭芬。

洎乎茶罷鐘鳴。筵開燭進。座分左右。凡列杯盤。遂相敬以如賓。共加餐之有祝。舉杯甯造次。聽傳呼於宮人。下箸且逡巡。候賡歌之女樂。須臾徹筵。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升冠。絡捲珠旒。託芳顏而快覩。煙籠鳳髻。欹雲鬟以斜開。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寬服。紐扣輕鬆。維擊鶯鶯。

之。結帶圍。一。揜輕盈。楊柳之腰。老宮人請郡馬升冠。釋服新依貴主。之旁。居然。襲服舊竊儒生之後。洽稱更衣。

復座坐。飲茶訖。宮人添薰爐火。請梓更衣。早有宮人導出宮外。老宮人謂梓曰。郡主人帳。郡馬出宮。宮門已閉。更衣進去。宜親擊金鐘。以當叩款。入卽閉門。徑自趨榻。行成婚禮。此則非他人所可導引也。梓笑而領之。回宮。宮門果閉。擊金鐘有三。門啓而入。宮人絕無在側者。惟見几上燃喜燭雙拾。榻前懸明珠一顆。熾有情之火燭影搖紅。放不夜之光。珠精耀白。掩門步入。褰幄迎探。則郡主登坐榻上。王室貴人。何敢肆其輕薄。漢陽才子偏能出以溫存。春到人間。花開上苑矣。

乃微桃之曰。口渴奈何。郡主答曰。郡馬渴耶。輕舒玉腕。掣牀頭小金鐘。須臾宮門開。宮人捧茶二蓋至。芳心相許。饑口已傳。敬求樊妹之漿。頓解相如之渴。迨夫更籌三報。枕簟雙酣。漆吏莊生。栩栩夢中之蝶。巫山神女。油油覺後之雲。固含意而欲伸。尙有懷而未吐。

天曉樂作。宮人請命。梓翻然起。並掖郡主起。喜趨奉之。宮娥請盥。請漱。謝懃懃。於是主進櫛。進巾。於是郡主肅坐粧臺。宮人代爲理髮。金珠妥貼於雲鬟。脂粉均勻於素面。老宮人謂梓。當爲郡主畫眉。爰取青鏤管一枝。輕描翠黛。淡掃清揚。一線含情。半灣獻媚。未免唐突秋月。雅欲刻畫春山。雖難傳張敞之工。却不慮毛延之涴。於是凝眸視。

之覺。目澈波光。託青懷於一轉。額浮霞彩。含熾媚於半低。臉欺銀杏。  
之姿。頰暈芙蓉之色。朱唇初破。皓齒微開。蹙裙底之金蓮。瘦盈一握。  
遺袖中之玉筍。柔膩十尖。蓋有曹子建之感。洛神所未及。賦宋大夫  
之夢。巫女所未嘗陳者也。

向者竊有私願。自以當得天下美姝爲良匹。而江漢之廣。物色無緣。  
不謂金屋之嬌。從天而降。鳳臺之簫。待僕而吹也。金鐘三傳。宮人請  
行謝婚禮。梓坐彩輿。主登鳳輦。導以內監。從以宮人。行及丹墀。扶將  
而下。趨踰登殿。環珮珊珊。金鐘三響。女樂齊鳴。則王與妃升殿矣。梓  
與主並四拜成禮。王與妃則立受之。以明親也。命坐賜茶。茶罷賜宴。

宴罷賜寶玉金珠果品等物。

自四月十二日起賜宴五日十六日回宮。是日情懷漸放談笑始殷。或鬥宣和牌或張葉子戲或投壺矢或理絲桐或圍棋於繡閣勝事偏多。或賞花於名園風情欲妬或擁書而問難或拈韻以聯吟蓋陶情淑性之需宮中莫不備而角勝爭奇之技郡主莫不精也。

迨夜衾裯偎傍玉體騰挪頰雲益縱而迴旋跨真是鳳汗雨屢疲於大矯乘媿非龍事後凝思情餘慨想豈有人間玉女當是夢裏飛瓊一介寒儒自問何脩得此千秋奇遇深慚無德堪之。

如是者甫一朝夕十七日清晨至寧安殿請安殿門皆閉內豎奔走

倉皇紅旗羽報。駿馬星馳。踉蹌而行。絡繹不絕。私叩內監。則反賊張獻忠自襄而下。圍困省垣。七門戒嚴。危在旦夕。方惶恐間。內宮監捧牙牌出曰。郡馬免見。梓疾回毓鳳宮。告知郡主。終日涕泣。竟夕旁皇。寢處依然。歡情頓減。

十八日。探報愈凶。王急發府庫賞勞軍士。巡撫以下咸來王府商議。軍情而梓等閉絕深宮。不復知外間危迫狀。雖抱鼙鼓之驚。猶帶琴瑟之好。嬉處堂以新燕。寄完卵於破巢。固謂夜月堅城。秋風勇士。事至而戰。寇來無驚。

十九日薄暮。內宮監牙牌至云。圍城急矣。偶有不虞。郡馬當同郡主

死難。則王親筆也。嗚呼。鴛衾未煖。鵠血先啼。遂見傾城。誰當報國。梓對郡主而泣曰。志甘裏革。力愧縛雞。奈何郡主亦泣曰。王朝傾蕩。君父憂勤。婦人無禦捍之功。惟有一死以相報耳。梓曰。草茅下士。得依日月之末光。侍郡主枕席於今八夕矣。方期好合於百年。孰料傷狀於一旦。肆櫻檜而月缺。虐蜂蠶而花殘。此情此恨。千古難消。請盡此一宵之幽歡。結千秋之長恨。何如郡主曰。血肉之軀。行歸塵土。夫復何惜。恣君所爲。是夕擁抱綢繆。居然達旦。

二十日晨興。方梳洗畢。牙牌又至云。捐軀以報國。郡馬郡主當自勉。郡主曰。六尺紅綾。是吾結果。忽牙牌又至云。郡馬有母在。可勿死。請

自便梓曰王以梓爲貪生畏死者也郡主曰不然吾死忠死孝則可以死郡馬徒爲一婦人死是死爲無名且王卽無後命吾亦必不令郡馬死郡馬有母逆賊破城禍必及母郡馬奉母而逃使吾煢煢老姑不喪於逆賊之手吾心安矣雖然吾爲王氏婦恨不得姑一見宮中所蓄悉以奉姑甘旨因取金珠納錦襖中與梓貼身服之曰聊表寸心耳

言未訖牙牌又至云城破在此須臾郡馬速出府梓握郡主手痛哭不忍舍郡主忽揮手曰緣分未盡願結來生何用作楚囚對泣爲速出府嗚呼世世願爲夫婦來結何懲生生不入帝王當身有此王孫

徒倚於銀屏。汨斑湘竹。逐客趨於玉檻。火赤池魚。回首再三愁思。千萬影漸消於青鎖。腸已斷於黃門。簇擁而來。前日何其榮也。踉蹌而去。今朝乃爾索然。

出則見郡城之民。扶老擁幼。相與奔保安門而去。惶急歸至家。亦扶母出保安門。有表兄呂子召者。居嘉魚縣之蓮花洞。往相依焉。征途梗塞。烽火連綿。王府之音耗。隔絕數月矣。旣聞縣兵左良玉總督盧象昇領官兵逐賊而去。武昌收復。官出安民榜。居民稍稍歸。梓亦奉母返。滿目荆榛彌望。瓦磚紅樓翠閣。今朝鬼哭之鄉。敗壁頽垣。昔日伶歌之地。尙喜故廬無恙。可以棲遲。

時急欲探王府情形。而夕陽西下。遂坐以待日。次早。白母而行。未及數十武。忽見一人。蓬首垢面。趨而前曰。楚王府郡馬耶。梓訝曰。汝何人。其人曰。毓鳳宮門監毛文華也。梓亟問曰。爾固無恙耶。王與妃何如。郡主又何如耶。文華曰。待奴從容陳之。城破之日。王坐殿上。促世子自盡。促郡主自盡。臨哭訖。復促妃及諸嬪自盡。臨哭訖。乃縱宮侍出走。入宮仰藥而薨。掌宮監殮柩停宮。已而獻賊入城。居王府。出宮中諸柩骨。昇城外。據倉宮。搜府庫。擄掠宮人。擒拷內監。驅民男婦投之江。獨毓鳳宮保全爾。梓亟問毓鳳宮何以保全。文華曰。郡主死難之後。內監宮人盡逃。所不去者。獨奴與周祥。及孫乳母余宮人耳。賊

至宮撞破門。一賊爭先入。忽仆地。大呼腹痛。七竅流血而死。又三賊隨之。亦呼腹痛。不死。急趨出。如喪魂魄。羣賊蜂擁而來。驚見者。卽擲火炬。欲焚宮。忽黑風怒號。自宮內出。飛沙瞇目。黑霧漫空。吹火炬而反燒之。羣賊面皆焦。鬚眉欲禿。乃奔出。嗣來者俱爲風阻。不得入。羣立宮門。睜目而言曰。得毋冷宮耶。虛久無人。魑魅是宅。遂白大將軍下令焚燬。集薪縱火。火將發。宮內黑風又起。種火不燃。賊散。硫黃焰硝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黃皆濕。獻賊聞之。親來相視。忽若有所見者。俯首鞠躬。連稱不敢而退。因下令封鎖宮門。插兩紅旗於門首。示曰。擅入者死。毓鳳宮是以保全。間安所得飲食。曰。宮中有井可汲。有

果品可食。又先餘有糯米五包。綠豆三升。香晚米十石。別有茶鹽油。  
醬紫煤之屬。以此不飢。獻忠之踞王宮也。日聞捶楚聲。哭泣聲。呐喊  
聲。凡三閱月乃去。新官旣到省。王妃諸柩並如禮安葬。獨郡主靈柩  
在毓鳳宮。奴婢奉遺命候郡馬來也。乃同抵鎮楚門。門加封鎖。派軍  
士把守。王室如焚。徒見三荒之徑。候門似海。曾無五尺之童憑弔。故  
宮可憐。焦土轉入毓鳳宮。光景尙存。然而高明之家。鬼矚其室。遙望  
之。漆燈熒然。丹旒飄然。者是郡主之柩也。嗚呼。鴛幄長謝。可憐。揮手  
之悲。鳳閣重登。尙憶回頭之哭。悔心前日不能負季。莘而逃覲。面今  
朝空自覓天台而至。

柩旁衣架。有喪服一襲。素履一雙。老宮人曰。爲郡馬成服之用也。郡主臨難時。涕泣囑奴。棺蓋勿掩。當俟郡馬見之。葬期勿定。當俟郡馬擇之。奴敬遵遺命。以至於今日。郡馬幸啓棺親視之。乃卸蓋啓衾。掖郡主而視之。宛如親睡。撫若寒冰。唇點朱櫻。恨少鶯聲之一。疊足蹬翠鳥。不爲蓮步之半移。兩頰微頰。雙眸盡掩。

梓念郡主恨不見其姑。姑亦嘗念郡主而不獲及見。盍乘此時請母臨一視。乃令周祥迎母。須臾至宮。母撫棺。自手及足。撫而哭之。問死幾何時。老宮人曰。殉難於四月二十一日。距今八月初四日。蓋百有三日矣。問何以顏色如新生。老宮人曰。死時服雲母粉半升。曰服此

留容。以待郡馬。抑郡主忠節所感。有神明擁護之耶。梓盡哭爲之蓋棺。母又問架上何服。曰。郡馬喪服也。問吾有服乎。曰。勒一帛足矣。母泣曰。姑婦不相見。命也。禮爲冢婦有服。况又爲國殉難乎。當爲余製衰服。梓遵命製之。以俟成服。

於是老宮人授梓以郡主遺書一封。梓啓讀之。曰。楚府殉難郡主朱鳳德。遺書於郡馬王郎。德生長深閨。一十六歲。遵奉皇帝令旨。父皇令旨。於四月十一日。妙選才郎爲郡馬。自期百年偕老。白首同歸。此亦恆情。非妄念也。詎料變生不測。禍起凶頑。賊勢猖狂。城垣擢折。王府滿門殉難。民間盡室逃生。何辜今之人。不爲昊天所弔。德以天潢

嫡派義難苟存。遂慷慨自裁。雉經畢命。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自恨身  
爲弱女。不能效娘子軍戎衣臨陣。迅掃賊氛。坐令外絕聲援。內失防  
守。情傷繫頸。勢迫投縗。此匹婦之小節。何足齒數哉。所可辛者。死於  
者府乾淨土。一身潔白不失。爲皇帝之臣。可以對我列祖也。不失爲  
王國女。可以對我先王也。不失爲王氏婦。可以對我翁姑也。不失爲  
良人妻。可以對我郡馬也。死無所恨。含笑九泉矣。獨念身爲王氏婦。  
當共郡馬侍養孀姑。今未奉姑一日之甘旨。侍姑一日之寢門。倉猝  
而死。遺恨何極。又身屬郡馬。棺非他人所得蓋。柩非他人所可葬也。  
命宮人內監。合城文武官員。不得干預。俟郡馬親來。已命宮人爲郡

馬製喪服。遵會典宜服衰麻。因德未服姑三年之喪。郡馬服宜從輕。  
素衣冠履而已。又念郡馬爲王父母子壻。緦麻三月禮也。亦命製之。  
郡馬母以鐘情之厚。未肯降服。從殺情不可終。義有所止。成服之後。  
卜日卽葬。當厝郡馬先人塋側。虛左待郡馬百年後同穴。前立碣石。  
題曰。大明殉難節義郡主朱氏鳳德之墓。則瞑目泉壤矣。宮內所有。  
親手封藏。郡馬可取之。鏤金龍鳳大箱十口。內貯衣服。大櫃二口。內  
貯錦綬。大桶二口。內貯金銀珠玉。各有細冊數目。可以查驗。運歸。榻  
帳微物。係郡馬之所由成禮者。亦宜取回。或如見故人也。其他不適  
於用者。置之有宮人二。其一孫宮人含翠。是吾乳母。亦保母也。無所

依歸可攜歸善視之亦他日北門鎖鑰臣其一余文人月英自兒時隨侍與德同年生而少余三月德性醇謹且曉大義欲從予死予不之許留爲郡馬繼室上足奉侍嫜姑祀蘋藻次足以謀嗣續承禋祀次足以主中饋理家政縱郡馬念予不忍爲此然出自德之真心見月英如見德也願郡馬勉從之宮內監侍皆逃獨兩侍在其一爲周祥其一爲毛文華察其可用者用之如不可用任其去留德以四月二十一日已時殉難毓鳳宮知郡馬必來但蓋棺營葬之後當節哀加餐須念孀母在堂母以一婦人故而遺母憂也鳳德絕命筆嗚呼謝君父於生前惟有潔身以報念夫姑於歿後不辭盡室以歸梓非

鐵石心腸寸斷矣。

遂擇十二日扞葬。用告於執政者。前期衆官員皆至。相禮者十有六人。祭品咸周。樂人俱備。乃以繡金白綾大書神主。於八月初一日行成服禮。梓不忍殺服。更製衰麻服之。加繩麻爲王妃服也。梓守靈柩於幃幔之内。二宮監從。母臥郡主內寢。二人宮從。其日巡撫差中軍官來。請行祭奠禮。遣江夏令築壇於宮中。初七日。巡撫以下官畢至。北面叩首訖。乃祭日月星辰壇。祭風雲雷雨壇。祭自古忠節壇。皆以郡主配享。乃祭無祀鬼神壇。乃正祀郡主行臣禮哭。臨初八日爲巡撫特祭。初九日藩臬各道特祭。初十日文武官員公祭。十一日辰刻

發引。各官護送至王氏祖塋秀峯山下。立石墓前。嗚呼。三島神仙魂歸。閨苑五更風雨。斜照玉鈎。傷弄玉之吹簫。遺音簫史恨樂昌之破鏡。半照徐言。一代紅顏千秋黃土。

靈返故宮。例由地方官經理。梓謂老宮人曰。王府塙墟。誰其祀諸。乃使周祥毛文華迎郡主之靈於家供養焉。老宮人以小金匣相授。封號宛然。郡主親筆開視。有鑰十四根。各繫小牌。分萬古綱常。誰宇宙一生節烈懷星辰。十四字梓。取常字牌開之。內係郡馬袍服。及盡發各箱。珠玉金寶者二。冠飾者三。蟒繡者四。烏襪者二。其二櫃則綾緞。二桶則金銀也。封鎖畢。卽日招夫運歸。毛文華及兩宮人願從周祥。

願祝髮贈銀二百遺去。次日啓櫃取白綾作神主帳幔。得畫二軸。則郡主遺像也。大軸爲立像。情形逼真。小袖爲坐像。坐梓於左。旁侍舍翠月英二人。有此遺像。郡主不朽矣。問之。蓋別梓之先一日。命宮人謝一蘭所寫也。嗚呼。七七。何逢莫踏。陽春之舞。眞真難叫。不歸夜月之魂。杜蘭香之飈輪。禡歟。禡歟。李夫人之纏帳。是耶。非耶。因思市井塵囂。不足以辱遺像。出郡主所蓄。買洪山之側。卓刀泉。聯錦村。水竹均諸處。爲田八百畝。更其地曰駐夙村。建大廈焉。懸立像於內軒。酌水中清泉以供之。取似其芳潔也。懸坐像於寢內。夜分挑燈側坐。若相向笑語焉。嘻。非考仲子之宮。實築王姬之館。槩承夫帝女星應。

降。自。天。孫。魂。兮。歸。來。慰。予。寢。寐。

後期年閼閼有議昏者輒婉言謝之人問其故梓曰哀郡主之義也母聞而詈曰如無後何梓對曰遭此大凶生也幸耳設不幸而王令之不顧梓有母而免之也則已死設不幸而保安門之旣破也則已死國破城亡之際存此一線餘生以侍甘旨是梓之得爲母後也梓而無後則旣甘之矣母曰愚哉爾後王氏也非後吾也汝娶而有子亦後王氏也不僅後汝也重郡主之義而餒王氏之鬼可乎况郡主之言月英性淑嘉欲汝娶爲繼室是娶之不失爲郡主之情也而吾又甚欲媳月英以娛我暮年豈不一舉而兩得乎梓曰惟母命遂以

五月初八日成禮。

越夕。梓謂英曰。卿之容貌。固香國佳人也。得卿爲妻。何所不足。顧念郡主恩誼。每一思及。中心抽割。不忍復尋床第之歡。卿其諒之乎。英泣而言曰。妾自十二齡。充入宮禁。幸以與郡主同庚。故卽蒙殊恩。依依數載。郡主爲國而死。妾不忍獨生。然郡主囑。妾爲君婦。必得妾一言。以爲信。然後卽死。妾故偷生。至今得侍巾櫛。亦前言是踐耳。忍圖衾枕之歡乎。梓曰。是則然矣。抑卿與郡主分猶有間。語以則室自處。而虛正室之名可乎。英曰。君卽不言。妾固當請之。曷敢當夕。梓曰。夫婦之歡娛。人生極樂之境也。予非草木。詎能無情。顧念郡主之義。王

妃之恩苟免國難未報涓滴終身鰥曠所甘心焉乃迫於母命無解於嗣續爲重之言願與卿約請訂一載之期天若祚予當令有後於王氏一載之後未免有負卿少艾也英曰妾久欲脫離慾海奉姑百歲後卽祝髮空門耳君若見憐當成妾此志見曰儒者門第不得使妻子爲尼當爲卿置淨室數間供主遺像卿侍奉香火作女道士裝可也甫兩月月英有娠卽與梓異寢於明年五月初六日生子乳名繼主尊郡主爲嫡告於遺像是年明亡

越二年丁亥春母沒旣葬月英易道裝飄飄欲仙以是年冬十二月望日忽忽若有所見端坐凡上曰吾將報命於郡主矣瞑目而逝蹤

月。扞葬郡主墓旁。繼主漸長。使就傳命名念慈。字望楚。示不忘楚府與主及英也。月英旣沒。家事盡委之孫保母。檢郡主遺書。裱成卷軸。朝夕把玩。以當拱珍。念慈年十六。能讀父書。不失爲儒家子。梓年七十有三矣。因娛情山水。謝絕塵緣。嗟乎。此一夢境也。投試文場。竟中乘龍之選。夢之因也。晉謁王府。欣牽毓鳳之絲。夢之始也。六日合歡。夢中樂境也。三日驚惶。夢中變境也。一旦生離。終身死別。則夢已覺矣。遺棺乍啓。再撫玉肌。是爲尋夢。繼室新婚。重薰香被。是爲續夢。迨至月英奄忽。哀忱孤棲。大覺已來。垂四十餘載。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玉人何處也。天上會相逢。

天啓宮闈祕記



三十四

# 虛字用法

中國文字深邃其深邃之所在不在字之深僻乃在用法不同耳吾國向無專書學者深以爲憾本局有鑒於此特聘馮慧根先生爲編是書先生家學淵源於虛字更爲擅長本書分門別類逐一引證注解詳載種種用法之不同使讀者豁然開朗可以無師自通

# 九通分類總纂

定價廿八元  
大廉價四元

前清盛時。踵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考。輯成九通一書。都一千卷。凡歷代人典章文物。真不詳備。惜典志考多複載。雷同。購讀不便。本館主人於曩年開設文瀾書局時。特聘通儒爲之。刪繁去複。萃其精英。分二十二類。都二百四十卷。用中國上等連史紙。六開石印。大字顯明。訂八十本。有陸相國張尚書序文。謂此書學無重複之弊。又無節刪之憾。依類查閱。如按圖索驥。毫不費力。勝原書百倍。方今學界政界考求實學。尤宜各置一編。茲爲嘉惠閱者起見。原價廿八元。特減作四元。存書無多。書盡即止。各界注意。外埠加郵一元。如承惠顧。郵匯與郵票。用皮紙糊封。蓋印直寄本局。回件保險寄上。

## 輿地通考

定價五元廉價二元四角

輿地爲科學之一。惜無善本。以供學校參考之用。本館主人前開通文書局。聘請通儒。取前清一統志。刪繁去複。附以鐵路商埠。電線航路。楷字石印。白紙六開。訂三十二本。原價五元。今減售實洋一元。郵費六角。

足本明儒學案

姚江黃梨洲先生以滿世之天姿成等身之著作。自經術文章以至一能一技。靡不悉心體究而尤自任以道之重。所著明儒學案窮源竟委博采兼收。將使後之學者各隨其質之所近。浸淫滋溉以至於道。及其成功萬派同歸矣。恭楷石印中國上等連史紙印六開八本原價二元四角今減售實洋一元郵費一角五分。

橫行四史

史記、前漢書、後漢書、三國志用中國上等連史。六開石印。十二冊。定价三元。今售一元六角。郵費一角。

全書分二十章詳

載小說作法爲初

學作小說者必備

之本并附精采短

篇小說可作學者

範本全書洋裝一

厚冊定價大洋六

董異觀先生著

小  
說  
學  
講  
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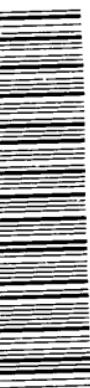
角

# 尺牘新範

尺牘一書。坊間汗牛充棟。刻本極多。而求其雅俗共賞。明白易知。足爲初學之範本者。則所罕見。茲廣採名人尺牘。務取通暢條達。適於初學之用者。爲之分門別類。逐句註釋。材料之豐富體裁之精當。可謂得未曾有。俾從事尺牘者。手此一編。旣得合用之文辭。又曉應有之程式。可以左右逢源。無師自通。實爲酬世之錦囊。初學之津梁。交際界所必備也。現已付印。不日出版。

# 梅 花 眼 過 錄

本書爲秀水董心壺先生所著先生爲董樂閑  
先生之曾孫董氏五傳三絕斐聲藝林而其尊  
人小匏先生江南稱之謂董梅花先生以畫梅  
之餘而成是書內容記載極博全書一厚冊現  
正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上海圖書出版社

A541 212 0009 1316B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天啓宮闈秘紀

定價三角五分

珍藏者 虞山古香閣

發行者

大新書局  
上海法大馬路一  
一六至二一八號

版權

印刷者 大新書局

15

16